

论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实践机制的建构

时统君

(徐州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江苏 徐州 221004)

摘要:人是一种意义性存在,意义关怀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传统的医学人文教育忽视对医学生的意义关怀,影响了医学生医学人文素质的提升与发展。当前,在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重视和加强对医学生的意义关怀,既是由人之为本性所决定的,也是创新医学人文教育方式、培育医学生医学人文素质的必然要求。确立新的教育理念,设定新的教育目标,整合教学资源,注重知—悟—行环节的转化融合,实施并完善多元互动的教育方式,是建构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实践机制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意义关怀;医学生;医学人文教育;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R-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14)05-403-005

doi:10.7655/NYDXBSS20140515

一、问题的缘起

伴随当代医学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社会对医学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在制订面向21世纪的“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GMER)”中明确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一样应当是医学生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1]。在我国由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亦同样指出:“医学研究与服务的对象是人,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必须加强文、理、医渗透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把医德与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2]这表明,在医学教育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对医学生进行医学专业知识和医学技能的教学与训练,还应注重和加强对医学生医学人文素质的培育和提升。尽管加强医学人文教育、重视对医学生医学人文素质培育和提升的呼声越来越高并逐渐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然而,在当代中国的医学教育实践中,医学生人文素质不尽如人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3]。从迄今

各医学院校及相关学者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现状所做的调查研究中,可以总结出现阶段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人文知识匮乏、知识结构失衡、道德观念淡化、价值观功利化以及综合能力水平欠佳等共性特征^[4]。显然,我国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现状距离社会的期盼仍存在差距,尚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医学事业发展的时代需求。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下医学生医学人文素质的不尽如人意?又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造成当下医学生人文素质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本应贴近医学生意义世界的意义关怀长期以来在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的缺失,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言,改革并创新当下的医学人文教育方式、探讨并完善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实践机制的建构必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厘定

提出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命题,或认为医学人文教育必须实现对医学生的意义关怀,必然引出的一个源出性问题是:医学人文教育能否必然体现出一种意义关怀?或者说,意义关怀是否就是内蕴于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B-a/2013/01/023);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重点项目(2013JSJG065);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2013SJD720007)。

收稿日期:2014-06-09

作者简介:时统君(1971-),男,江苏东海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原理、医学哲学。

医学人文教育的一种固有品性?显然,这是关于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存在的学理合法性的问题。而任何一种理论或观点倘若不具备其内在的合法性存在依据,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多么强烈,充其量对问题的解决只能是隔靴搔痒,或徒增学术歧见而已。

必须承认的是,医学人文教育的对象是人。而关于人的问题恰恰是横亘在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常论常新的课题。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就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5]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更是毫不吝啬地对人施以“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赞美之辞。及至当今,人在世界上所取得的巨大业绩,所创造的硕硕文明,更是让其他万物对人难以望其项背。由此产生出的一个颇为吊诡的问题是:人和万物确乎都是自然界中的平等一员,可为何人又确乎屡屡有一种隐隐的优越于万物的本能冲动呢?这其中的内在奥秘必然要归因于人不仅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更是一种意义性存在。正是这两种存在的和谐发展、互相支撑,人才具有了人的属性。现实生活中,缺失任何一种存在,人都是不完满的。对此,马克思以其深邃的眼光在考察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曾指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恩格斯又进而指出,有生命的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产生则是人猿相揖别的重要分水岭。这表明,人其实就是在自己特有的意识活动中经常地体悟着关于自身生命存在意义以及万事万物于我存在的意义,从而在改造自然的生活世界中自觉地创设出为人所特有的充满生命气韵的意义世界。因此,人的意义存在属性理当构成了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得以存在的学理性依据。

当然,人的意义世界的生成绝不是自发的、任意的,而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然而,在一个技术理性主义与经济实利主义双重取向都十分喧嚣且相互支撑、相互攀援的时代,经济中心与人文边缘几乎同时发生并与时俱进^[6]。这种情形体现在当下的医学教育实践中,就是工具性医学教育理念的盛行。这种工具性教育理念导致“人们似乎心甘情愿地让人把自己和孩子作为东西,作为工具,作为机器去塑造、去加工、去利用。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和拜金主义使得人们把一切与赚钱无关的事物视为‘无用’而弃之如履。人们不仅失去了个性,也正在失去人性,成为被同样本能主宰的两足动物。”^[7]显然,工具性医学教育理念只是从技术功效的层次,把人变为物,而人的意义性存在价值却完全被省略了。对此,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

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具有高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8]因此,真正的医学教育,在向医学生传授被工具性教育理念奉为所谓最有价值的医学专业知识、医学技能的同时,必须关怀其意义世界的生成,而工具性医学教育理念的固有弊端无疑是实施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的现实性依据。

举凡皆知,医学人文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要义就是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因此,医学人文是涌动在医学世界中的精神血液,是医务人员自身意义世界生成的精神之维。就此而言,医学人文教育必须秉承自身承担的提升医学的人文属性之使命,医学人文教育也只有将当下几近符号化的医学人文领进临床现实才能充分彰显自身的存在意义。而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就是要求教育者在对医学生施以医学人文知识的教育过程中,从张扬人的意义属性出发关怀人的终极存在问题,启迪、引领医学生个体在医学实践中不断开放、敞亮自身的意义世界,体察作为积极存在的物质自我、精神自我、职业自我和理想最优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使得医学生能够依托医学职业平台去自觉追求并创造一种合乎主体性存在方式的教育实践活动。显然,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离不开对医学生的知识教育,但日常中普遍存在的医学人文教育知识化倾向绝不是其主旨。这正如人知善未必行善,人拥有渊博的道德学识未必具有相应的德性素养。实际上,“教育最可怕的结果,并不在于人得到了什么意义,或无法得到什么意义,而在于人根本就没有意义这一概念。”^[9]因此,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必须突出意义关怀特性,惟其如此,医学生才能在接受医学人文教育的同时既能感受到自身生命的存在意义,又能明了医学人文教育对医学、对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为其不断的求索并切近理想最优自我提供不竭之驱动力和升华力。毕竟,意义是个体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形上理解,而个体对生命、对生活有什么样的理解,恰恰就会有怎样的生活方式。

三、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前已述及,在生存论视域下,人不仅是一种实体性存在,还是一种意义性存在,“对有意义的存在的关切是做人所固有的:它是强大的、基本的、发人深思的,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10]因此,在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重视和加强对医学生的意义关怀既是由人之为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创新医学人文教育方式、提升医学生医学人文素质的必然要求。

(一)意义关怀是有效开展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现实基点

医学人文教育内涵丰富,通常是指在医学教育过程中通过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原则地对医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和施加各种教育影响,使医学生理解并掌握从事医学职业所必需的思想意识、理论观点、医德规范以及人文理念等,从而培育和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并使其具备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人文医学职业技能的社会活动。将意义关怀纳入医学人文教育视野既是实现医学院校育人目标的实际需要,也是医学生自身成长为一名合格医学人才的必然要求。美国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从女性的道德思维角度认为关怀与被关怀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学校教育的最重要使命是教人学会关怀,进而主张关怀是一切成功教育的基石,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培养关心人、爱人也值得爱的人^[11]。基于关怀是人的普遍需要,而“对意义的需求是人存在的总体需求,对意义的探问和追索也是人存在的永恒情结”^[12],诚如赫舍尔在《人是谁》一书中所言:“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10]因此,在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围绕对医学生的意义关怀来组织相关的教育教学活动,并将意义关怀作为有效开展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现实基点。

(二)意义关怀是不断提升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价值诉求

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价值所在就是通过一系列医学人文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来不断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和医学人文品格,进而实现对医学生的“内在精神世界的熏陶和能力的培养,使其达到完善人格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13]因而,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开展要贴近医学生的实际需求,在引导医学生充分领悟医学神圣魅力的同时要帮助医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意义与职业意义取向,从而不断提升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价值诉求。当前,置身于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现实,一些医学生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树立起人生价值的正确取向,于是陷入了一种无意义的烦躁、焦虑、不安、困顿和迷茫之中,甚至有些医学生在极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社会思潮影响下沦为只崇尚物质、金钱的“单向度”的经济人。这就要求医学人文教育必须走进医学生的意义世界,时时处处要体现对医学生应有的意义关怀,因为“意义世界是人的深沉而有力的引导者,它能引导人的感性生活的价值取向,引导人的实践活动,引导人创造出凝聚着意义的文明

成果,使人与社会获得趋近理想的提升。”^[14]

(三)意义关怀是创新发展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逻辑体现

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教育还要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面对我国当前正在全方位推进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医学院校就必需培养造就出大批符合社会主义医学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医学人才。然而,由于过去很长时期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存在比较看重医学专业知识教学而轻视医学人文知识教学的倾向^[15],这就导致了当前医学院校的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存在着医学人文教育与政治教育混谈、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现象,以至于医学人文教育陷入了教育目标不明、教学效果不佳的困境^[16]。因此,为了改变医学人文教育的现实困境,必须对医学人文教育自身进行改革与创新,而确立医学人文教育的意义关怀取向无疑是创新发展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逻辑体现。确立医学人文教育的意义关怀取向,表明医学人文教育不仅要从自身的使命或实践道路上进行新的设计和定位,还要在教育内容上进行一系列新的变革和调整,这一切势必在新的层次上全面促进当前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四、意义关怀医学人文教育的实践路径

意义关怀是相对于人的物质生活层面的关怀而言的,涉及的是人精神层面的教育,医学人文教育则是一种触及医学生灵魂、人性、生命意义及其精神气韵的教育,因此,关注医学生的意义世界生成、建构与意义关怀相适应的医学人文教育实践机制毋庸置疑是医学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一)确立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新理念

教育理念是人们关于教育活动及教育活动蕴涵价值的根本性判断和整体看法,是指导教育行为发生的一种思想观念,体现着一定教育活动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前已述及,我国当前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现状尚不尽如人意,究其根本,这与笼罩在当前医学领域的工具性教育理念的强势存在是紧密相关的。在工具性医学教育理念的支配下,医学院校以崇尚并帮助医学生去获取和掌握“何以为生”的所谓最有用的医学专业知识、医学技能为第一要务,却怠于引领医学生对生活世界中“为何而生”问题的意义觉解和省察,遑论去引领医学生建立医学人所特有的意义世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工具性的医学教育理

念尽管使得一些医学生掌握了现代的医学知识和医学技能,却丝毫体验不到现代医学知识、医学技能给他们所带来的内在尊严和快乐,无法拥有一种医学人在精神上应具有的职业幸福感,反而倍感空虚,进而在迷茫中消极纵生,极尽对物质感官享受的攫取。而本应以引领医学生追寻人生意义、提升医学生意义世界为根本依皈的传统医学人文教育在工具性教育的洪流中同样热衷于理论的演绎和规范的训导,没能真正地履行好其应有使命。因此,就认识论层面而言,确立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新理念是保证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实践活动得以发生以及充分实现医学人文教育应有使命的逻辑先导和认识论前提。

(二) 设定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新目标

教育目标是教育行为的价值指向和目的依归,是评价教育行为有无实效性、实效性大小的重要尺度和根本依据,在任何一种教育实践活动中都处于关键性地位。就此而言,设定科学、合理的教育目标无疑是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实践过程的现实起点。如前所述,渗透、涌动在医学实践中的医学人文是医学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和动力之源,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恰是医学人文的要义之所在。因此,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就是要使医学生在充分接受医学人文知识洗礼和医学人文执业技能训练的同时,能够激发其自觉地在自身生命旅程和未来执业生涯中树立起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医学人文意识进而生成医学人文信仰,最终使自己璀璨绚丽的人生真正实现并获得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设定这样的目标体系,既是医学人文教育实现自身工具理性使命与价值理性使命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医学生在充分领悟生命意义、医学人文意义的医学世界里实现诗意栖居的应然诉求。

(三) 整合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教学资源

医学人文教育资源是指应用于医学人文教育过程、实现医学人文教育目标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总和。由于“医学人文学是一个探讨医学源流、医学价值、医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学科群,包括医学哲学、医学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卫生法学等,是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领域”^[16],这就决定了实施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不是单单由某一门课程来承担,而是要渗透到医学院校所有医学人文课程及医学专业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各种教育情境之中。为此,要实现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目标,就必须在坚持教育性、有益性、一致性、协调性等原则的

前提下实现各种教育教学资源的充分合理整合。这种资源整合,既包括各种医学人文教育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活动间的有效整合,还包括医学人文课程同医学专业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中的有效整合,此外,还要充分整合各种隐性医学人文教育资源,营造有利于实施意义关怀的整体情境。整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形成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合力,无疑是保障医学人文教育意义关怀实施的重要基础条件。

(四) 注重意义关怀中知—悟—行环节的转化融合

意义关怀意味着要关注医学生的意义世界,然而,由于意义的存在“既不能用物理的方法去度量,也不能用人类的感官去感受,而只能用理解的方式去揭示”^[17]。因此,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客观上要求将认知教育与体悟教育融合起来,实现知—悟—行的积极互动、良性运转。这是因为,只有接受医学人文的认知教育,医学生才能对诸如医学与社会为什么需要医学人文、为什么要提倡和坚守医学人文以及提倡和坚守什么样的医学人文等问题有充分的认识与把握^[18]。与此同时,医学生在认识与把握医学人文知识的过程中,教育者还要善于引领医学生联系日常生活实际在生命实践中以一种直觉思维、整体认知的方式去体悟、理解医学人文知识所蕴涵的丰富意义。没有对医学人文知识的体悟、理解,医学人文知识就不能被内化为医学生意义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其量只能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垒砌。就此而言,认知教育与体悟教育在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相辅相成,只有在动态的实践中促进、实现知—悟—行的互动融合,医学生才能不断加深对医学人文知识的意义理解,从而逐渐生成并迈向自己的意义世界。

(五) 实施并完善多元互动的意义关怀教育方式

医学院校是象牙塔但不是真空的无菌室,实施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同其他任何教育活动一样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间存在着各方面的教育要素与非教育要素的交互影响与多元互动。因此,要想有效协调系统内部要素、外部要素以及内外部要素之间的多方良性互动合作,要想自觉抵制系统内外各种消极要素的负面影响,意义关怀的医学人文教育就必须坚持实施和完善多元互动的教育方式。这种多元互动教育方式除上述诸多环节外,至少还应包括:加强教材建设,寓意义关怀于文本之中,引领医学生在教材文本中与意义相遇;创设意义关怀课堂教学情境,在意义关怀教学情境中敞亮师生间的意义对话,实现师生间意义的视域融合;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增强意义关怀的体验性、广延性和深

刻性;提升校园文化的人文气韵,充盈着人文气韵的优秀校园文化本身就是意义的一种表达方式,对医学生意义世界的生成具有明显的熏陶、激励、召唤和导向作用;改革教学方法,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医学生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对当下的意义澄明中促成医学生主体性人格与意义世界的生成;此外,由于“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19]因此,医学院校还要与社会实现共融互动,要时时为社会注入清流,及时发现社会对医学生意义世界生成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自觉地给予医学生以意义引领,激励医学生以积极的生命情态在不断开放中充实自己的日常生活、追寻自己人生的无限意义。

参考文献

- [1]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J]. 医学教育,2002(4):23-25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J]. 医学教育,2001(5):1-6
- [3] 陈晓阳,王云岭,曹永福. 人文医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249
- [4] 杨林波. 浅谈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C]//第二届繁荣发展医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暨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作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 南宁:广西医科大学出版社,2011:196-198
- [5] 朱贻庭. 伦理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723
- [6] 万俊人.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与伦理学家[J]. 道德与文明,2007(4):4-9
- [7] 张汝伦. 思考与批判[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05
- [8] (美)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 爱因斯坦谈人生[M]. 李宏昀,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61
- [9] 薛晓阳. 希望德育论[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48
- [10] (美)赫舍尔. 是谁[M]. 隗仁莲,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58
- [11] 陈思坤. 诺丁斯关怀伦理思想的人本价值[J]. 教育学术月刊,2010(4):19-21
- [12] 李菲. 成就自主关怀生活意义的人——基于终极关怀的学校德育目的研究[J]. 教育学报,2006,2(6):85-90
- [13] 杨宝峰,孙福川,朱慧全. 再议医学人文教育[J]. 医学与哲学,2005,26(4):32-33
- [14] 徐贵权. 论意义世界[J].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4(5):11-16
- [15] 杜治政. 当代医学人文理念与实践论纲[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1):2-7
- [16] 张俊. 当下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32(8):64-66
- [17] 秦光涛. 意义世界[M].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130-131
- [18] 时统君,陆召军. 医学人文内化的驱动模式探析[J]. 西北医学教育,2012,20(2):260-262
- [19] (美)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 徐辉,陈晓菲,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On construction for practising mechanisms of meaning care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Shi Tongjun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Xuzhou Medical College, Xuzhou 221004, China)

Abstract: Man is a meaningful existence, and meaning care is a basic need of human being. Because of the lack of meaning care to medical students, traditional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has impeded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y. Nowadays, emphasiz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meaning care to medical students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the person's behavior, but also the necessities to innovative forms of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medical humanistic qua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practice of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To establish the new educational idea, set up the new educational goal, integrate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cu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ing-thinking-doing, implement and improve the multiple interactive ways of education, all are the important paths to construct practice mechanism of meaning care on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Key words: meaning care; medical students;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practice path